



老舍

代表作

上海全書店印行

序

在現代中國文壇上，向以諷刺幽默的態度來創作，且能始終猶能維持那種談諧滑稽的風格而不變的，那就是老舍先生了。自從「幽默大師」林語堂先生努力提倡幽默文以來，老舍先生便成爲這一流的典型作家，於是他就握着了更多讀者的讀者。

他創作的長處是一般作者所不能及的，他始終保持着獨有的「俗」與「白」的作風，修辭非常清楚而有力量，筆調常帶幽默和諷刺，人物性格的描畫，尤其逼真動人。

他起初創作是以長篇爲主，歷來所寫長篇計有張的哲學，趙子曰，二馬，離婚，貓城記，小坡的生日，牛天賜傳等，都早爲一般讀者所讚賞。他到了近幾年來，始注意於寫短篇，其數雖不多，但所得的成就不在長篇之下。他自己在「我怎樣寫短篇小說」一文裏說：「……用長材料寫短篇並不吃虧，因為要從夠十幾萬字的事實中提出一段來，當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。這就是楞吃仙桃一口，不吃爛杏一筐了。……拿月兒說吧，牠本是大明湖中的一片段，大明湖被焚之後，我把其他的情節都毫不可惜的忘棄，可是忘不了這一段。這

一段是，不用說，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。但是牠在大明湖裏並不像月牙兒這樣整齊，因為牠是夾在別一堆事情裏，不許他獨當一面。由現在看來，我楞願要月牙兒而不要大明湖了。……」於此可見他對於寫短篇是怎樣精到，比之長篇更加精彩了。

所以，這本他的代表作所選的雖沒有長篇，只選了他的短篇小說和散文；但是從這裏已很夠見到他的長處——他所獨有的美妙的風格和技術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 編者

老舍代表作選目錄

散文

我的幾個房東·····	一
我的理想家庭·····	九
有了小孩以後·····	一三
婆婆話·····	一九
鬼與狐·····	二七
創造病·····	三一
想北平·····	三九
讀書·····	四三
談幽默·····	四八
AB與C（創作經驗）·····	五六
我怎樣寫短篇小說·····	五九

小說

哀啓	六九
東西	八九
微神	一〇七
善人	一二五
陽光	一三四

老舍代表作選

我的幾個房東

初到倫敦，經艾溫士教授的介紹，住在了離「城」有十多英里的一個人家裏。房主人是兩位老姑娘。大姑娘有點傻氣，腿上常鬧濕氣，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。家務統由妹妹操持，她勤苦誠實，且受過相當的教育。

她們的父親是開麵包房的，死後，把麵包房給了兒子，給二女一人一處小房子。她們賣出一所，把錢存在銀行生息。其餘的一所，就由她們合住。妹妹本可以去作，也真作過，家庭教師。可是因為姐姐需人照管，所以不出去作事，而把樓上的兩間屋子租給單身的男人，進些租金。這給妹妹許多工作，她得給大家作早餐晚飯，得上街買東西，得收拾房間，得給大家洗小衣裳，得記賬。這些，已足使任何一個女子累得喘不過氣來。可是她於這些工作外，還得答覆朋友的信，讀一兩段聖經，和作些針織。

她這種勤苦忠誠，倒還不是我所佩服的。我真佩服她那點獨立的精神。她的哥開着麵包房，到聖誕節纔送給妹妹一塊大鷄蛋糕！她決不去求他的幫助，就是對那一塊大鷄蛋糕，她也馬上還禮，送給她哥一點有用的小物件。當我快回國時去看她，她的背已很彎，髮也有些白的了。

自然，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逼出來的，可是，我到底不能佩服她。

在她那裏住過一冬，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。這回是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。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——稱他爲二房東都勉強一些——而不是真正的房東。我與他一氣在那裏住了三年。

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，他自己可不信宗教。當他很年輕的時候，他和一個女子由家中逃出來，在倫敦結了婚，生了三四個小孩。他有相當的聰明，好讀書。專就文字方面上說，他會拉丁文，希臘文，德文，法文，程度都不壞。英文，他寫得非常的漂亮。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，即使內容上不怎樣，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。我願意同他住在一處，差不多

是爲學些地道好英文。在大戰時，他去投軍。因爲心臟弱，報不上名。他硬擠了進去。見到了軍官，憑他的談吐與學識，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。一來二去，他升到中校，差不多等於中國的旅長了。

戰後，他拿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，回到倫敦，重整舊業；他又去教書。爲充實學識，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伊德的心理學。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。這個學校是爲工人們預備的，彷彿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，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。作這種學校的教員，自然沒有什麼地位，可是實利上並不壞：一年只作半年的事，薪水也並不很低。這個，大概是他的黃金「時代」。以身分言，中校；以學識言，有著作；以生活言，有個清閒舒服的事情。

也正是在這個時候，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。她出自名家，有碩士的學位。來倫敦遊玩，遇上了他。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，她是學經濟的；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。

他的夫人告了。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庭，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。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

還是鬧不得的！離婚案成立，他得到自由，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。

在我遇到他的時候，他正極狼狽。自己沒有事，除了夫婦的花銷，還得供給原配。幸而碩士找到了事，兩份兒家都由她支持着。他空有學問，找不到事。可是兩家的感情漸漸的改善，兩位夫人見了面，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，他的女兒也肯來找他。這個，可救不了窮。窮，他還很會花錢。作過幾年軍官，他揮霍慣了。錢一到他手裏便不會老實。他愛買書，愛吸好烟，有時候還得喝一盅。我在東方學院見了他，他到那裏學華語；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裏幾鏹錢，便出了這個主意。見到我，他說彼此交換知識，我多教他些中文，他教我些英文，豈不甚好？為學習的方便，頂好是任在一處，假若我出房錢，他就供給我飯食。我點了頭，他便找了房。

艾支頓夫人真可憐。她早晨起來，便得作好早飯。吃完，她急忙去作工，拚命的追共公汽車；永遠不等車站穩就跳上去，有時把腿碰得紫裏蒿青。五點下工，又得給我們作晚飯。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，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，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裏轉。有時候，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，手中摸着點錢，笑着請我們出去吃一頓。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

了，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。在這種時節，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。

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。我還記得幾位：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，談吐很好，可是時常失業，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，怎奈工廠時開時閉。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，每逢來看艾支頓，他倆便粗着脖子紅着臉的爭辯。艾支頓也很有口才，不過與其說他是為政治主張而爭辯，還不如說是為爭辯而爭辯。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，他頂可愛。德文，意大利文，西班牙文，他都能讀能寫能講，但是找不到事作；閉着沒事，他只為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，拿一點扣頭。另一位老者，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，也是我們的朋友。這個老頭是位博士。趕上我們在家，他便一邊擦着玻璃，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。孔子的哲學，泰戈爾的詩，他都讀過，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。

只提這麼三位吧，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。他們都有知識，有能力，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，使他們抓不到麵包。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，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！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！

艾支頓一直閉了三年。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為限。住滿了，房東要加租，我們就分

離開，因為再找那樣便宜，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，是大不容易的。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，可是還時常見面。艾支頓只要手裏有夠看電影的錢，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。即使一個禮拜，他的手中澈底的空空如也，他也會約我到家裏去吃一頓飯。自然，我去的時候也老給他們買些東西。這一點上，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，他好請朋友，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贖贈。有許多地方，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，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，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。

直到我回國的時際，他纔找到了事——在一家大書局裏作顧問，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，經書局核准，他再找人去翻譯或——若是美國的書——出英國版。我離開英國後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為編輯員。

離開他們夫婦，我住了半年的公寓，不便細說；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，沒有一點別的關係。在公寓裏，晚飯得出去吃，既費錢，又麻煩，所以我又去找房間。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，房東是老夫婦，帶着個女兒。

這個老頭兒——達爾曼先生——是幹什麼的，至今我還不清楚。一來我只在那兒住了半

年，二來英國人不喜歡談私事，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，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。偶爾由老夫婦談話中聽到一兩句，彷彿他是木器行的，專給人家設計作家具。他身邊常帶着尺。但是我不敢說肯定的話。

半年的工夫，我聽熟了他三段話——他不大愛說話，但是一高興就離不開這三段，像留聲機片似的，永遠不改。第一段是貴族巴來，由非洲弄來的鑽石，一小鐵筒一小鐵筒的！每一塊上都有個記號！第二段是他作過兩次陪審員，非常的光榮！第三段是大戰時，一個傷兵沒能給一個軍官行禮，被軍官打了一拳。及至看明了那是個傷兵，軍官跑得比兔子還快；不然的話，非教街上的給打死不可！

除了這三段而外，假若他還有什麼說的，便是重述晨報上的消息與意見。凡是晨報所說的都對！

這個老頭兒是地道英國的小市民，有房，有點積蓄，勤苦，乾淨，什麼也不知道，只曉得自己的工作神聖的，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

達爾曼太太是女性的達爾曼先生，她的意見不但得自晨報，而且是由達爾曼先生口中念

出的那幾段晨報，她沒工夫自己去看報。

達爾曼姑娘只看晨報上的廣告。有一回，或者是因為看我老拿着本書，她向我借一本小說。隨手的我給了她一本威爾思的幽默故事。念了一段，她的臉都氣紫了！我趕緊出去在報攤上給她找了本六個便士的羅曼司，內容大概是一個女招待嫁了個男招待，後來纔發現這個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繼人。這本小書使她對我又有了笑臉。

她沒事作，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——教授跳舞。她的技術如何，我不曉得，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給我的時候，我沒出聲。把知識變成金錢，是她，和一切小市民，的格言。

她有點苦悶，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，往往吃完晚飯便假裝頭疼，跑到樓上去睡覺。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裏，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。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家裏！「房東太太的女兒」往往成為留學生的夫人，這是留什麼外史一類小說的好材料；其實，裏面的意義並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。

（選自西風）

我的理想家庭

一個廿多歲的小伙子，講戀愛，講革命，講志願，似乎天地之間，唯我獨尊，簡直惹不到組織家庭——結婚既是愛的坟墓，家庭根本是英雄好漢的累贅。及至過了三十，革命成功與否，事情好歹不論，反正領略夠了人情世故，壯氣就差點事兒了。雖然明知家庭之累，等於投胎爲馬爲牛，可是人生總不過如此，多少也都得經驗一番，既不堅持獨身，結婚倒也還容易，於是發帖子請客，等着開駛倒車，苦樂容或相抵，反正至少湊個熱鬧。到了四十，兒女已有二三，貧也好富也好，自己認頭苦曳，對於年輕的朋友已經有好些個事兒說不到一處，而勸告他們老老實實的結婚。好早生兒養女，即是話不投緣的一例。到了這個年紀，設若還有理想，必是理想的家庭。倒退廿年，連這麼一想也覺洩氣。人生的矛盾可笑即在於此，年輕力壯，力求事事出軌，決不甘爲火車，及至中年，心理的，生理的，種種理的什麼什麼，都使他不但不非作火車不可，且作貨車焉。把當初與現在一比較，判若兩人，足夠自己哭半天的！或有例外，實不多見。

明年我就四十了，已具說理想家庭的資格；大不必吹，蓋亦自嘲。

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間小平房：一間是客廳，古玩字畫全非必要，只要幾張很舒服寬鬆的椅子，一二小桌。一間書房，書籍不少，不管什麼頭版與古本，而都是我所愛讀的。一張書桌，桌面是中國漆的，放上熱茶杯不至燙成個圓白印兒。文具不講究，可是都很好用。桌上老有一兩枝鮮花，插在小瓶裏。兩間臥室，我獨據一間，沒有臭虫，而有一張極大極軟的床。在這個牀上，橫睡直睡都可以，不論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適，好像陷在棉花堆裏，一點也不硬碰骨頭。還有一間，是預備給客人住的。此外是一間廚房，一個廁所，沒有下房，因為根本不預備用僕人。家中不要電話，不要播音機，不要留聲機，不要麻將牌，不要風扇，不要保險櫃。缺乏的東西本來很多，不過這幾項是故意不要的，有人白送給我也不要。

院子必須很大。靠牆有幾株小果木樹。除了一塊長方的土地，平坦無草，足夠打開太極拳的，其他的地方就都種着花草——沒有一種珍貴費事的，只求昌茂多花。屋中至少有一隻花貓，院中至少也有一兩盆金魚：小樹上懸着小籠，二三綠螞蟥隨意的鳴着。

這就該說到人了。屋子不多，又不要僕人，人口自然不能很多；一妻和一兒一女就正合適。先生管擦地板與玻璃，打掃院子，收拾花木，給魚換水，給蠅蠅一兩塊綠王瓜或幾個毛豆；並管上街送信買書等事宜。太太管作飯，女兒任助手——頂好是十二三歲，不准小也不准大，老是十二三歲。兒子頂好是三歲，既會講話，又胖胖的會淘氣。母女於作飯之外，就作點針錢，看小弟弟。大件衣服拿到外邊去洗，小件的隨時自己灑一灑。

既然有這麼多工作，自然就沒有多少工夫去聽戲看電影。不過在過生日的時候，全家就出去玩半天；接一位親或友的老太太給看家。過生日什麼的永遠不請客受禮；親友家送來的紅白帖子，就一概扔在字紙簍裏，除非那真需要幫助的，纔送一些乾禮去。到過節過年的時候，吃食從豐，而且可以買一通紙牌，大家打打索兒胡，賭鐵羅豆或花生米。

男的沒有固定的職業，只是每天寫點詩或小說，每千字賣上四五十元錢。女的也沒事作，除了家務就讀些書。兒女永不上學，由父母教給畫圖，唱歌，跳舞——亂蹦也算一種舞法——和文字，手工之類。等到他們長大，或者也會仗著繪畫或寫文章賣一點錢吃飯；不過這是後話，頂好暫且不提。

這一家子人，因為吃得簡單乾淨，而一天到晚又不閉着，所以身體都很不壞。因為身體好，所以沒有肝火，大家都不愛鬧脾氣。除了爲小貓上房，金魚鬼子等事着急之外，誰也不急叱白臉的。

大家的相貌也都很體面，不令人望而生厭。衣服可並不講究，都作得很結實樸素：永遠不穿又臭又硬的皮鞋。男的很體面，可不露電影明星氣；女的很健美，可不紅唇捲毛的鼻子朝着天。孩子們都不捲着舌頭說話，淘氣而不討厭。

這個家庭頂好是在北平，其次是成都或青島，至壞也得在蘇州。無論怎樣吧，反正必須在中國，因為中國是頂文明頂平安的國家；理想的家庭必出理想的國內也。

（選自論語）